

天下第一当

第十章 美中美

哪管得她是男是女，双掌开攻，猛刮她脸颊，抓来碎木，往她臀部打去。王胖胖哪知会落得如此下场，疼痛上身，尖叫：“你敢打我，我杀了你——”

她想出煞招，岂知手一翻高，即被君小心抓住，反往后扭，抓来床巾捆得紧紧的。

王胖胖仍自破口大骂，君小心干脆将她上梁吊起，岂知方一上梁，梁就断了，幸好此屋建造坚固，还有三根主梁，否则必定屋塌墙倾。

王胖胖摔疼，更是叫骂，君小心卯了心，抓来布团，塞她嘴巴，斥喝道：“臭婆娘你还敢吼？减你肥，你还以为我整你？你想当猪是不是？好，你要当猪，我就当你是猪，把猪给杀了！”

抓出匕首，当真划向她臀部，王胖胖瞪大眼睛，眼看他一刀刀落下，屁股一刀刀疼痛，吓得哇哇大叫。

“你还叫？杀猪还由得你叫？你要叫，我就切断你喉咙，让你叫不出来。”

利刀往她咽喉划去，虽未刺穿，却也见血，殷红湿黏流向颈部，王胖胖尖叫一声已晕倒。

然而公孙炮此时却醒过来，嗔恨这肥婆暗算他，一时气头上，也不管她是否晕倒，见她受制，冲上来即敲即打。“他妈的，我老人家也容你暗算得了？”

几拳下来又将她打醒。

君小心又吼着：“叫你减肥你不听，我切下你的肉，看你还肥不肥？”

一刀往她腰部切去，当真切下两根手指长的肉片，腥红红，还渗着血浆，往她眼前晃去，鲜血掉落她脸颊，王胖胖尖叫一声，又自晕死过去。

公孙炮也傻了眼：“小心眼，你当真切下她的肉？！”君小心此时才露出笑容：“当然，否则如何替她减肥？”“这……太残忍了吧……”

“你被她揍，就不残忍？”

公孙炮憋着脸，不敢多说话。

君小心呵呵谑笑，已把那肉片晃向公孙炮。

“放心，我还没残忍到那种地步，只划下她一点儿皮而已。”

公孙炮住那肉片瞧去，虽是两指长，却薄如蝉翼。君小心自幼跟随天下第一绝医阴不救多年，切肉开膛的功夫自是不赖，公孙炮再瞧瞧王胖胖左腰伤口，有若磨破皮般，已凝起血疤，就连其他伤口亦是如此，这才有了笑容：“你可真会整人……”假动作地弄笑：“快看看，她是否被你吓死了？”君小心呵呵笑道：“死了哪还有戏唱？”

公孙炮讪笑着：“你为何要吓她？”

“这种女人，若不一次让她刻骨铭心的害怕，她是不会甘心听话的，我可不想下次三更半夜被她给杀了。”

公孙炮亦有同感，若今夜制不住她，让她乖乖听话，说不定明晚她已拿刀来砍人头了，不禁问道：“有效吗？现在吓够了没？”

“还差一块肥猪肉。”

“你……还想从她身上切肉？！”

“没那么狠，你去厨房拿，要血淋淋去皮的，必要时找活猪割肉。”

公孙炮已然明白君小心的意思，笑着点头：“割猪肉总比割人肉好。”他往门外奔去。

君小心但觉门外有人，说道：“记住，别让人发现！”

“我省得。”

为了不传六耳，公孙炮更加小心，方踏出门，外头围着十余名女婢，她们慌张地想询问小姐处境。公孙炮一挥手：“没事没事，肥猪正在减肥，你们回去吧！”

不等女婢离开，他已赶往厨房。

女婢虽担心小姐，但是近半月来，君小心和公孙炮与小姐水火不容地斗法，她们早已习以为常——为的只是想替小姐减肥，两人连泻药都用上了，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？不过她们却相信两人不敢要了小姐的命，至于让小姐吃苦头，龙王有命，自也无法干涉——事实也干涉不了。

眼看里头已静下来，该是结束纷争，女婢犹豫一阵，终于走开，免得公孙炮回来，连她们也收拾了。

盏茶光景过后，公孙炮已欣喜掠回，手拿一包东西，见女婢们已离去，方大大方方晃进门。

“来啦！上等鲜肉，还会动呢！”

九江龙王属下千人，每天必杀猪以应伙食，此时已过三更，伙厨得先宰活猪，公孙炮跑到地头，一刀割来猪肉即走，伙厨以为揩油者，此事也常发生，睁一眼、闭一眼就算了，也无人问起，猪肉则是鲜活含血，跟人肉又有何差别。

君小心见鲜肉已来，甚是满意，当下抓来手中，一掌拍醒王胖胖，扯下她嘴中布团。鲜肉在她眼前晃来晃去，君小心冷狠道：“看到没有？这是你身上的肉，肥肥一大块。”

王胖胖惊魂未定，眼前又见那肥肉白里透红，鲜血渗流，那紫灰血管仍在抽动，吓得两眼发直，急往后缩去，冷颤猛打：“不要……不要……”

君小心狠厉道：“不要？不要减肥，我就把刀子插入你肚皮，然后猛挖猛刮，像挖西瓜肉一样挖出油来，这样就可以不伤外肉，又能减肥。”

他冷狠尖笑，右手匕首用力扭得咬牙切齿，看在王胖胖眼里，当真如肉被刮——眼前早有一块她身上肉，吓得作呕，急往后缩退。君小心硬把肉块逼前，她早如惊弓小鸟，泪水涌流。

“不要过来，不要切我肉……”

君小心喝道：“不切行吗？谁叫你那么胖，又不减肥？”

王胖胖被他所吓，身躯一颤，再也忍不住，哭嚎出声：“不要切，我减肥即是……我不要切肉……”哇哇哭响，把头埋入胸口。

“早说减肥不就没事？非得要我亲自动刀？”

君小心快笑抽了肠，却一脸阴森，举刀划断王胖胖双手床巾，她已抱头痛哭。

公孙炮已知将她制住了，谗心已起，喝道：“切的无效，就用热锅把你的油炸出来，看你能胖到哪里去？”赶忙掩口，他怕笑出声音。

王胖胖哭得更伤心。

君小心喝道：“哭什么？”

王胖胖立即闭嘴，忍不了抽搐，又掩起双手。

“早知如此，又何必当初？有什么好哭？要是减不了肥，你还有得尝呢！还不回去收拾收拾，明天中午在中庭等候！”

王胖胖此时视此地为地狱，视小心为阎罗，惊悚说声“是”，爬身即撞，

想夺门而出，却撞不出门。

君小心、公孙炮看在眼里，笑在心里，这母老虎现在比惊弓小鸟更要惊吓。

君小心喝道：“撞什么？门在我后面，先看你的肉一眼再走！”

王胖胖应声是，不敢瞧那血淋淋的肉又不得不瞧，方瞧一眼，她已作呕。君小心怕她呕着自己，闪至一旁，她已夺门而出，未行几步，她已暴哭出声。

及至哭声走远，公孙炮才拍手叫好：“看她以后还敢不敢耍威风？”

两人笑成一团。

经过折腾，两人累坏，丢了猪肉，洗净双手，席地已呼呼大睡。

一觉醒来已过午时。

君小心乍见自己睡过头，摇醒公孙炮，来不及梳洗，急忙往中庭奔去，想瞧瞧王胖胖是否依约而来。

及至中庭，远远地已见及王胖胖一脸惧意地立在园中白石场，丫鬟则远远立于庭廊，不敢再端着零食服侍小姐。

君小心见状，心知慑服了她，这才大摇大摆地走来。“你好像等了很久嘛！”

王胖胖未敢出声，默然颌首。

“吃过早饭了没有？”

“吃过了……”

“啊？”君小心凸眼瞪她：“我还没吃，你就吃了？”王胖胖吓得退后一步，呐呐道：“我饿……”“饿？饿就能乱吃？你不怕我拿你身上肉给你吃？”王胖胖赶忙往腰伤口抓去，脸色吓得铁青：“我……不敢了……”

君小心瞪着她，来回走了三四趟，每走一步，王胖胖心头即颤抖一下。

“好……”

君小心只淡淡说声好字，王胖胖却吓得尖叫，以为又有处罚上身，双手抓住胸口。君小心见状再也忍不住笑起来：“你紧张个什么劲？我说‘好’，是准备原谅你这次的意思，呵呵！别神经兮兮，否则我会被你吓死。”

王胖胖闻及他不处罚自己，方嘘口气，伸手擦往额头汗珠，想装出感激的笑容却笑不出来。

那些婢女哪曾见过小姐如此听话，暗自猜想君小心是如何驯服小姐？见着双方都是鼻青眼肿，该是两败俱伤才对，小姐怎会如此听话？

她们哪想到身上肉被切下放在眼前晃的那种恐惧感，足以让人吓破胆，哪还敢不听话？

君小心瞄向婢女，突然喝叫：“还不快送点心来？”婢女吓了一跳，君小心余威犹存，婢女手中虽无点心，

却暗自准备，那是她们的灵巧经验，要是小姐临时突然变卦，挨骂的可就是她们了，没想到现在却是换人要了。

她们慌乱一阵，倒楣轮到一婢女，她战战兢兢地把香酥鸡和冰糖燕窝给端上来，足足一大盘，十分显眼。

王胖胖见着，直吞口水，习惯地想伸手，却引牵痛处，赶忙凜神，未敢乱动。

君小心抓下鸡腿，有意无意地引诱着王胖胖，同情说道：“其实我不是不给你吃，而是你已经吃过了，我兄弟俩可还挨饿，一人吃一餐，那是公平的，你要原谅我们才好。”他和公孙炮把鸡肉啃得滋滋有声，王胖胖猛吞口

水，不知怎么，方才刚吃炮，现在见人吃，肚子又饿了。几乎要把盘中的肉啃光，君小心方觉得饱了，他瞄向王胖胖：“你很难受吗？”

“不会……”王胖胖猛吞口水。

“胡说！”

王胖胖急忙道：“有一点儿……”

“对嘛！就是要说实话，不是有一点，而是真的很难受。”君小心道：“不过即使难受，你也要克制，因为再怎么难受，也没有把刀插入体内挖你的肉，来得更难受。”

“我……我明白。”

“明白就好！”君小心要女婢把盘子端走，绕着王胖胖说道：“也许你会趁我不注意时偷吃东西，这事我并不在乎，因为你吃多少，身上就会长多少，我一看就知道了，而且我还会派密探整天监视你，被我抓着了就饿你三天，如果还不行，只好再把你绑起来切肉，所以我奉劝你还是别偷吃的好，知道没有？”

王胖胖急忙回答：“知道了。”

君小心满意地点头：“其实你也别怪我如此无情，这都是你爹的主意，他也是为你好。”

王胖胖目露怨光，责怪父亲如此残忍。

君小心看在眼里，轻轻一笑：“你一定很想知道你爹为何要如此对你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他是想让你参加九月中秋的中原小姐选美大赛。”

这话使得王胖胖愣住了，婢女早窃笑出声，又赶忙掩口，一张脸已憋得红通通，公孙炮自也跟着笑起来。

君小心目光寻向婢女，又落回王胖胖，老成而自信道：“你们一定不敢相信是不是？王胖胖你更不必说了，一定以为你爹在整你，但事实上你忘了我是谁。让我告诉你，我就是天下第一当，听过没有？或许你们女流之辈听不到，不过现在可以到外头打听，我天下第一当是无所不能。”

公孙炮接口：“包括将你训练成中原小姐。”

女婢们半信半疑，王胖胖则心神杂乱无章，不知该不该相信。

君小心道：“不管你信不信，这三个月里头，你最好跟我合作，否则我会使出非常手段，照样可以拿第一。”冷森道：“我的手段就是把你整个人切成苗条身材，再把表皮黏上，然后再把你脑子换下来，让你变得聪明。”突然大声：“也就是分身裂肉，贴皮再造的意思，懂不懂？”

王胖胖又被震呆，急忙应声，畏惧地往后缩。

君小心满意地笑道：“懂了就好，所以你不只要减肥，还得每天跟我学习一些……美丽姿态……特殊才艺……还有……反正我要你变得有气质、有风度、有机智、有才艺就对了。”

王胖胖拚命点头，哪敢摇头？

君小心笑道：“当然啦！这一切都得从减肥开始，否则你挺着大肚子、游泳圈，还美个屁？”

当下君小心开始替王胖胖减肥。

他也想不出其他好方法，只好要她拼命运动，又不给她进食。王胖胖惧于君小心威胁，只好唯命是从，东奔西跑，掠上跳下，从早至晚，难得休息，累得她肌肉发酸，骨骼生疼，整个人就快瘫痪，君小心却寸步不离地盯着她。

身心劳累还能忍，但久未进食，她实在难以忍受，几次想偷东西都被逮

着，最后君小心干脆挂条长链在她左足，再扣于自己腰带，如此可防她偷东西。

挨不到三天，王胖胖已脱力倒地不起，差点被小心给弄死，幸好王吞江请来的医生经验老到，才挽回她一条命。

被君小心这么一搞，王吞江也开始担心了。君小心无奈，只好扛着大秤，将躺在床上未醒的王胖胖，连同被单裹起，秤她重量，已不到三百斤，比起三天前足足少了五十斤，效果非凡。

王吞江苦笑：“尽管如此，总不能把女儿搞死吧？”

君小心没办法，只好请教医生，怎么搞才不会死人？医生奇怪他为何不问该如何才能减肥？君小心回答：“任何方法要是有效，也不必轮到他了。”医生无奈摊摊手，说是减肥方法，他也不懂，不过别让胃肠空腹过久，该不会脱力致死才对。

君小心有了底，当下决定改变节食计划：每天吃一些东西，然后运动量增加。这方法果然保住王胖胖性命，却更累得她两眼发晕，心力交瘁。

君小心还研究出一个方法，他见着湿毛巾猛挥旋，水分即往外抛泄，也要王胖胖照此打转，说是什么“脱水”。结果水并没有脱掉，效果却出来了——原来王胖胖本已过于劳累，再如此旋转，一时脑袋被搞得晕晕沉沉，食欲为之大减，自是更瘦了。

如此节食猛操兵，半月下来，效果果然十分明显——足足瘦了百余斤，赘肉将近减少一半。

王胖胖终于见着自己脸容，竟也不怎么难看，不禁有了心得，而且也渐渐习惯这种生活。

又过了十日，她简直如脱胎换骨，若说她有三个人肥胖，此时已减至一个半人，尤其脸部、颈部瘦下来，轮廓现出，已是一位丰盈的美女了，那凤眼更是炯炯有神，不但王胖胖自己不敢相信，连那些婢女也都难以置信。

乍见自己变美了，那种心情，自非任何劳累所能掩去，不知怎么，她突然不再那么恨君小心和公孙炮了。

而君小心和公孙炮见着自己成果，则已沾沾自喜，真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呢！

王胖胖已自动得多，一大早已起来操练，而且更加勤劳，甚至抓起石板操作，有点儿走火入魔。

君小心走来庭院，见她抓着凉亭旁的石板操作，急忙叫道：“喂喂喂！你疯了不成？”

王胖胖怔讫不解：“你……不要我操练了？”

君小心把石板抓回原地，惹笑道：“你想当健美先生不成？”

“健美先生？”

“就是像我一样，肌肉一块块的凸起来，这多难看？”君小心年龄虽不大，身体也不怎么壮，但双臂勾起，仍见得肌肉凸起，他还摆出健美姿势。

王胖胖不禁笑起来，声音仍是破沉沙哑。

君小心道：“你可是要选美，美女身材即是体态轻盈、风情万种、手脚修长，肌肉有弹性，你把肉给练硬了，那比减肥更难治，知不知道？”

王胖胖往手臂抓去，仍是软的，不禁庆幸自己以前发胖懒得练，现在只练几刻钟，还来得及。

“可是不练，又会胖了……”

君小心斜眼瞄她，笑的甚邪：“你也知道不练会胖？那表示你会关心，那我就放心。现在我担心的不是你的身材，是你的声音，又粗又沉，好像公鸭说话，难听死了，一张口，什么美女气质也没了。”

王胖胖赶忙闭口，可是又不得不说：“这……声音怎么练？”

“这倒是个难题……”

君小心一时想不出如何练声音，双眼瞄来瞄去，仍落于王胖胖身上，突有灵感，一掌打向她屁股。

王胖胖不察，立即尖叫。

君小心则呵呵笑起来：“对了，就是这种声音，尖尖地，有女人味了。”

王胖胖瞪眼：“一定要这么练吗？”

“有何不可？”君小心笑的更弄人。

王胖胖也会脸红了：“不行，你岂能乱打我？”

“我不打，你叫得出来？”

王胖胖张张嘴，仍不好意思叫出来。

君小心猝然冲前，一腿踢向她屁股。王胖胖急忙尖叫跳开，没被踢着，声音却出来了。

“就是这样嘛！装作被狗咬到，然后不停地叫。”

“这不就跟疯狗差不多？”

“唉呀！别想那么多，改进声音要紧，不过别忘了运动，呵呵！我示范一次给你看。”

君小心立即往前奔，每换一脚则跳叫一次，从红亭叫至曲桥，转向石坡，再入竹林曲径，经拱桥而后奔回，那动作和狗抽筋差不多。

王胖胖想笑，但想及自己要照着做，就笑不出来了。

君小心道：“随便你啦！只要叫出尖声，先把音调提高了再说，至于运动，自己再慢慢配合，记住现在练声音比减肥更重要。”

王胖胖依言，装出自己被袭而尖叫。但叫了一阵，却又不放心未操练身躯仍会发胖，终于还是照着君小心教的方法，边跳边叫，果真像疯子。她自己觉得想笑，但想及努力将有代价，也就心甘情愿叫下去了。

君小心看在眼里，笑声不断：“女人总是爱美的，再大的难题，她都敢尝试。”

看她如此认真，君小心不禁勾起责任心。

“看她模样，似乎当真要参加选美夺魁，我可一点儿都不知道如何训练美女，时间又只剩两个月，想找帮手都难……倒不如自创品牌，发明一些新招，呵呵！说不定出奇方能制胜呢！”

心想定，已和公孙炮研究，到底如何才能成为美女？然而公孙炮只懂得喝酒，说的自是酒话。

“我觉得美女应该会喝酒，人说美酒佳人，不就是这个意思？”

君小心呸他一眼，笑斥道：“只有你们这种人的眼中，才会出现那种美女。”

“那可不一定，贵妃醉酒，还不是把唐明皇迷得七晕八素的？”

小心击掌叫好：“对呀！杨贵妃也是胖胖的，跟这小肥猪是同一类型的，不教她贵妃醉酒还教什么？”心中有杨贵妃作为美女标准，他教起来容易多了。王胖胖尖叫几天，声音果然提高不少，她似乎已懂得诀窍，叫起来容易多了。

君小心又把她找来，含笑说道：“声音尖了还不够，要圆、要滑、要有感情，知不知道？来，把嘴巴张开。”他拿两颗玻璃珠，比向王胖胖嘴巴。

王胖胖不解：“这是什么药？服下它即能圆滑吗？”君小心呵呵讪笑：“这是玻璃珠，要你含着的，你还当她是药？”

王胖胖窘着脸，她年幼时，也曾见过玻璃珠，只是想不出它另有功能，一时把它当成药丸，实是糗大了，窘笑几声，还是张开嘴，将玻璃珠含入口中。

君小心道：“圆不圆？”

王胖胖点头，舌头已笨拙。

君小心道：“用说的，滑不滑？”

“滑……”

王胖胖勉强开口说话，谁知呃了一声，两颗玻璃珠全滑入咽喉了，她急得想吐，却吐不出来。

君小心轻笑道：“很滑吧？没关系，死不掉，明天就从下面滑出来了。要你含着它，是因为它滑，不易控制，得以训练你舌头灵活，说话自然圆滑悦耳了。”

王胖胖只好照着练，方开始，一口气吞下十余颗，她不敢再胡乱开口，先把舌头练的足以控制玻璃珠，这才敢开口，声音不再那么僵硬了。

然而两颗并不够，非得练到六颗一同入嘴，仍能自如说话，始能大功告成。

入夜时分。

君小心则把王胖胖叫来，八角亭上共同饮酒。王胖胖可说未曾喝过酒，她第一个反应：“喝酒，会不会增胖？”

“你看他就知道了。”

君小心指着已喝得脸红的公孙炮。

王胖胖见他并不胖，戒心稍去。

公孙炮则晃起醉眼：“喝啊！他要把你变成美人。”“喝酒也能变美人？”

君小心老成持重地点头：“你听过美酒佳人没有？若没听过，贵妃醉酒你该听过了吧？”

“听是听过，可是……”

“听过就对了，你就是杨贵妃，你的美，只有在酒醉时才能完全表现出来，你喝啊！我还得教你贵妃仙步呢！”听及另有仙步要学，王胖胖当真举起酒杯一饮而尽，此乃上等玉冰烧，辣得她猛打咳。

君小心则安慰道：“先喝烈酒，以后醇酒就容易多了。再来几杯！”

又灌了王胖胖七八杯，她已开始醉酒头晕，身形晃个不停。

君小心见着，甚是不满意：“这什么步法？跟大象走路一样？看我的！”莲步轻移，和演戏一样搔首弄姿，媚态尽现。

公孙炮鼓掌叫好。

然而王胖胖却不胜酒力，开始醉言醉语，打情骂俏，露出两月前的本性。

君小心见状，大摇其头：“算了，人家是醉贵妃，她是醉三八，够土的啦！”

当下点她穴道，叫来婢女扶她回去，两人继续饮酒。

次日夜晚，君小心不敢再让她喝过多烈酒，遂也把贵妃仙步授予，然而她粗手粗脚难以学会，君小心只好要她背口诀般念着走，几天下来，姿态也

出来了。

就此，每日勤练美姿、才艺，甚至化妆都给搬出来，只要君小心认为能增加美人媚力者，一一都实验在王胖胖身上，而王胖胖确实也增色不少。

匆匆又过了月余，临选美只剩半月时间。

王吞江担心女儿成绩，决定先验收成果。遂于孔雀台上设筵，邀来秀才、君小心和公孙炮。

敬上三杯酒，君小心已把王胖胖唤出。王吞江见及女儿身躯变得苗条动人，脸容更是出色，不禁拍手叫好。王胖胖则谦恭有礼地蹲身，展现甜美的声音向父亲问好，那声音又圆又滑，充满感情，让人听得悦耳至极。

君小心却不满意，冷道：“把嘴张开！”

王胖胖不知错在哪里，战战兢兢张着嘴，里头含有六颗亮晶晶玻璃珠。

王吞江怔愕：“那珠……”

君小心道：“圆声润音用的——”

“它很滑，不是容易滑入腹中？”

“不多，只吞下五百八十三粒而已。”

王吞江嘴角抽着，想笑又想忍下，终究还是笑出来：“这……比我吞江还厉害……”

“所以她可改名王吞珠了！”

王胖胖娇嗔道：“你们别再挖苦我了……”

珠儿转动，听不见碰撞声，音调更润滑。

君小心道：“挖苦是假，吞珠是真，以后你会觉得那是光荣的，嘴巴张大些。”

他仍在找语音不够圆滑的毛病，王胖胖实在听不出音调有何不妥，仍再张大嘴巴。

君小心先瞧她牙齿，嗯了一声：“牙齿八分白，哪天上蜡磨光即可。”

王吞江觉得好笑，但为了瞧瞧毛病出在哪里，并未夸赞几句。

君小心扫了口腔一眼，拿起银筷，将筷头捏尖，往她牙缝挑出一片蚂蚁大细肉，一副老成，嗯了一声，细肉晃向王胖胖眼前，王胖胖认错颌首低头。

王吞江笑道：“这未免太夸张了吧？”

事实上君小心是有点吹毛求疵，以显他不俗，那肉，细得可以化无，对声音可说无啥影响。

君小心却一本正经，老成持重：“要完美，是不容任何缺失，夸张又有何错？”

王吞江见他如此认真，也不敢再笑：“少侠说的是，应该如此……”

君小心、公孙炮暗自抽笑，君小心仍一本正经：“现在说来听听。”

王胖胖躬身为礼，含笑说道：“小女子错了，下次改进。”

其实声音相同，君小心则满意笑起：“这才够水准。”

“多谢老师指点。”

“不必谢！”君小心又晃手中细肉，冷道：“肉从哪里来？”

王胖胖脸色一变，呐呐道：“……偷吃的……”

近半月来，君小心见她身材已趋近标准，未再盯得紧，王胖胖心情得以放松。而近两月，所食者皆以素菜较多，已不知肉味，一时忍不了嘴馋，多多少少偷吃肉类，她吃的不多，身躯也未见发胖，也就满心欢喜，瞒着君小心，不时私下解馋。

然而君小心也未尝不知此事，他见得王胖胖本身骨架不小，虽然减肥甚为彻底，总是不可能达到骨瘦如柴的地步，比起婢女，仍有富贵人家那种肉肉的感觉，而她的脸再瘦下去就失了韵味，所以，她的美，该是杨贵妃的肉感而非骨感，何况君小心也以杨贵妃为标准，若她不再胖过头，也就睁一眼闭一眼算了——要是瘦过头，失了杨贵妃标准，他才头痛呢！

现在他挑出毛病，即是要王胖胖别再偷吃，免得身材变样，那对比赛十分不利。

尽管王胖胖仍肉肉地，但比起以前，无异天壤之别，也满足了王吞江的标准，王胖胖自己更是满意极了。

君小心冷道：“只剩半月时间，忍忍就过去，别给我走样。”

王胖胖赶忙点头，未敢出声。

君小心抛掉银筷，拿出皮尺，量往王胖胖脸颊、手脚、身躯。

“左颊一寸六、右颊一寸七，多了一分，回去做按摩。左大臂三寸五、小臂二寸九、手腕两寸一，每天抓力五十下，让小臂多半寸……胸部挺，少吃点……腰身粗，做扭腰，屁股大，给我跑……”

他简直吹毛求疵，王胖胖却猛点头，一一铭记在心。

量完身材，教说话。

“声音要软、要柔、要有感情、要明亮大方，不能太快，每分钟一百字，要和蔼可亲，要面带笑容，眼睛要专注，不能乱动……”

王胖胖依言表演说话，赢得满堂喝彩。

君小心满意地笑着：“接下来该是贵妃醉酒了。”

公孙炮闻言，大喝“酒来了”，一壶女儿红交予王胖胖，热烈鼓掌，坐回原位，这是他唯一发明，他自然关心。

王吞江见女儿抓酒瓶如此顺手，怔愣道：“选美还有这一招？”

君小心呵呵笑道：“出奇方能制胜，杨贵妃迷倒唐明皇，靠的就是这一招，用它来对付评审员，足足有余，开始啦！”

王胖胖经过一月训练，酒量大增，一口气喝下半壶，方自微醺，开始踩起贵妃仙步，口中念着步法口诀。

“走三步，退一步，摆摆腰、扭扭头、抛媚眼啊送秋波。一

切步、再探步、轻转身、手翻指、传笑颦呀献梨涡，醉三步、醉七步、金步摇呀，腰放柔，左拥情呀，右拥意，玉腿抬呀，撩姿首……我醉、我醉、醉醉醉……”

那舞姿百般奔媚，扣人心弦，就连酸秀才都已心动，何况王吞江？

他不禁鼓掌叫好：“好，好个贵妃醉酒，本王看了未喝酒，人就醉了。”

王胖胖收势奔来，浅媚一笑：“多谢爹夸奖。”

凤眼一抛，更是风情万种。

王吞江拍案叫好，举杯敬往君小心，一阵狂笑冲天。

然而笑声过后，王吞江不禁想起女儿在选美会上醉了，那将会是如何局面？

君小心则说，王胖胖酒量好得很，醉不了的。

眼看女儿又拿起酒壶张口猛灌，似乎不得不相信她真有此能耐了。

接下来机智部分，王吞江出题考考，他本就是土财主，问题出的自是俗气，王胖胖也差不了多少，随便回答即博得父亲喝彩。

至于才艺，就是跳那贵妃醉酒舞了，因为君小心自己也搞不懂琴棋书艺

画，怎能教人？何况王胖胖也聪明不到哪儿去，时间短暂，想教会她，谈何容易——能把贵妃醉酒练好已是万幸了。

测验完毕，王吞江大为满意，赏来元宝，君小心不收，他只好再添酒菜，四人痛饮一番。

次日他们放船长江，准备参加扬州选美。

第十一章 选美大赛

“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”

李白曾为扬州题下此诗，不知羨煞多少未曾游过此地的骚人墨客。

扬州林园绝天下，最出名的该是扬州城西北郊的瘦西湖。

临此湖，则见湖面花荷遍野，闻香十里，亭台、拱桥掩落柳条间，若娇羞少女，隐隐现。更有长春柳堤龙蜒弯绕，轻风徐来，柳条荡如珠帘，映向水波，宛若干珠万雨钻动，煞是好看。

已是八月中秋，瘦西湖北岸柳堤处，抚琴台上已挤满人潮。

琴台高丈二，宽长各十余丈，四面阶石可上，若切平之金字塔。合上四角置有各式不同石雕古琴，此时被移至第五石阶。换来十张铺红毛毯的太师椅，椅前置有长桌，众人则呈三面围向琴台，另一面（即太师椅背面），不远处有座画楼，此时已架起龙凤桥，得以让人通行。桥头则高悬“中原第一美女”字样，其他也插了不少穿凿附会人士所赠贺旗、对联。

选美大会未开始，君小心和公孙炮已上场，两人穿的体面，左胸挂着“天下第一当”招牌，右边挂着“无所不报”字牌。

君小心手捧一叠纸条，不知做何用途，公孙炮则捧着大竹箩和铜锣，显然是用来装东西和敲打用的。

两人立于台上，立即引人注目。

公孙炮猛敲锣，喝道：“安静，安静，好戏开锣喽……”

众人好奇，一时也静下来，想瞧瞧两人耍何名堂。

君小心则君临天下般举手挥向群众，开口说道：“首先我先介绍自己，在下乃是无所不报的记者兼社长。”

公孙炮道：“在下是本报的推销员兼记者。”

两人往右胸那字牌抓去，齐声道：“这是我们的记者证，请多多指教。”

众人一头雾水，有人问道：“你们是什么帮？怎没听过？”

君小心呵呵笑道：“我们不是帮派，我们是办报纸的，懂不懂？我们的工作就是专门把奇特事情写在纸上，然后贴在墙头或是送到你家，让你们知道消息。那张纸就叫报纸，懂了没有？跟官家的通缉令差不多啦！”

有人似懂了：“哦！原来是报马仔（传军令的士兵）啊！”

“也可以这么说啦！”

“那记者呢？又是什么？”有人问。

君小心道：“记者就是比较高级的报马仔，他多了一支笔，可以把消息写给你们的人，当然也可以用嘴巴说，像现在，用的就是嘴巴。”

众人有些懂了。

有人问：“你想报什么让我们知道？”

“当然是选美啦！”

“这何必你说，我们自己会看！”

众人但觉有理，一阵起哄。

君小心瘪样一笑：“你们看得到的，我就不报了，我报的是秘闻，像那些小姐的生辰年岁，她是否交过男朋友，生过孩子？你们就不清楚了。”

这话又把人群吸引住，有人道：“你就清楚？”

君小心弄笑：“当然，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”

公孙炮接口道：“不过现在先看看我们左边这块牌子——天下第一当，

听过没有？”

君小心道：“没听过？没关系，只知道本报兼营当铺即可。不过，现在我是来让你们发财的。”

说到发财，众人眼睛一亮，有人问：“如何发财？”君小心反问：“你们相信自己的眼睛？”

哪有人不相信自己的道理？

君小心轻笑说道：“很简单，你们只要猜着今天是哪位小姐夺魁，谁就有奖金！”

众人一阵哗然，这太好了，有得看，又有得赚。

君小心见众人已心动，才笑道：“不过你们没猜着，为了惩罚你们眼光有问题，我要罚你们一文钱。”

一文钱无关痛痒，众人自不会起哄。

有人问：“那猜中了呢？有多少钱可领？”

君小心道：“有两种玩法，一种是你跟我赌，猜中了，以一赔一百，也就是一文钱可以领到一百钱。另一种赌法是大家出一文钱，放在一起，然后看几人猜中，三人猜中，三人分，若只一人猜中，那些钱就全部给他。”

群众传来哗然，有人往人群中扫去，贪婪地说道：“少说也有万人，猜中了岂不得了万倍？”

有人喝道：“一文钱太少了，可否增加？”

君小心等的就是这话，含笑道：“当然可以，我手中有红、白两种纸条，白色是赌金一文，红色是一两银子，红的跟红的赌，白的跟白的赌，任君选择。”

众人哗然，跃跃欲试，君小心立即将纸条丢入人群，由他们抢去。

此时从楼阁龙凤桥走来一名中年军官，一脸凶相，喝道：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

君小心对答如流：“赌美人乐啊！”

军官叱道：“庄严盛会，岂容你胡来？快滚开！”

抽出腰际长剑即想赶人。

君小心急道：“慢着，我是记者，还有证明，你不能赶我走，我要报导选美大赛给群众知道。”

往右胸“无所不报”的牌子指去。

军官不吃他这套，长剑逼来：“你胡闹什么？再不快滚，本官将你拿下！”

君小心、公孙炮被他追着逃，宛若老鹰抓小鸡，引来众人大笑。军官眼看一人制不了，又唤来四名手下，才把两人逼出琴台。

君小心无奈：“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！”

人在矮处，显不出威风，当下决定另搭高台。

一声吆喝，那些赌徒不知哪来木板、架子，三两下已搭好三人高、两丈宽高台，比琴台高出五、六尺，站在上面自比琴台军官威风多了。

那军官吆喝几声，要君小心拆台，群众已起哄，说他多管闲事，只将高台移后数尺，再也不理军官。

高台出了琴台保护范围，那军官也莫可奈何，任由君小心嚣张去了，心想以后再找人算帐不迟，回往画楼行去。

君小心见拆台子的走了，这才安心做他生意，要群众先填下姓名，待小姐出场后再选人，并且准备银两。

选美并无一定时间，准备好，即可进行。

十时未到，画楼吹起号角，群众一片静默。

第一位出场者，乃是扬州府手下总管井三元。年约四旬，中等身材，相貌平常，留有短髻，梳理整齐，身着黄底镶金礼袍。他乃此次选美主持人。

他目光寻向众人，一副官味说道：“选美盛会即将开始，我们先欢迎此次主办人，即是本州知府洪大人——他也是评审之一。”

鼓掌之中，洪大人在护卫拥围下凛凛走来，接受欢迎后，又介绍特别来宾，江南巡抚刘大人。他官阶最高，评审席上坐的最中央，洪大人也坐定。

而后又陆续唱出八名评审，四男四女，大都架势十足，不可一世，由此可猜出，这全是官家富豪的玩意。事实上除了官家富豪这些有钱有闲之人，谁还玩得起这玩意？

八人中，有两人较为不同，一是最靠右侧的年轻书生，他乃江南慕容世家公子慕容琴，长得一表人才，风度翩翩，对于琴棋书画之类才艺，样样精通，请他来评审，最为恰当不过了。另一位则是美艳女子，她坐在巡抚左侧，身份自不低，凤眼直往君小心瞧去。

君小心正和众人赌的起兴，忽而觉得背后有人瞧他，一

转眼，见着那美艳女子，那凤眼带媚，嘴角长有一颗美人痣，不禁怔诧：“巧凤凰？！”

七巧轩雄霸江南，巧凤凰自然有资格坐在那位置。她也对君小心含笑招呼。

君小心不知她用意何在，赶忙溜眼瞧向四周，未见其他巧家姐妹，心中稍安。当下张口大声说道：“本报记者向各位报导，那嘴角长有美人痣的美女，乃是七巧轩大当家巧凤凰，一手彩虹仙掌堪称武林一绝。脾气还好，年三十，恋爱三次没成功，现在仍孤家寡人，是最有价值的单身女贵族。”

众人起哄，一阵鼓掌。巧凤凰见状，也落落大方地起身，含笑打招呼。

君小心又道：“七巧轩几位美女都不差，唯独最小一位巧精灵，不但脾气坏，口舌又不留德，已十四岁还包尿片，实在不像话！”

众人一阵暴笑。君小心和公孙炮已笑抽肠，却得装出威严冷静的模样，表情甚是怪异。

君小心如此说，无非想探巧精灵是否躲在暗处，若有，她必定忍受不了而跳出来，自己也有个准备。

结果巧精灵未出现，巧凤凰已脸色微变，笑容也没了。

洪知府见状，立即要人拿下君小心。岂知巧凤凰却制止，因为她知道官兵必定无法制住君小心，甚至会搞得一团糟。洪知府自恃风度，只好由他去了。

君小心占了便宜，兴致更高昂，猛说几句风凉话，方再回头收赌注。

接下来，主持井三元又介绍一些贵宾，助手立即拿来椅子置于评审左右侧呈八字形排列，贵宾约四五十名，王吞江

也在场，他想和小心打招呼，却因他太忙而作罢。

贵宾坐定，井三元说明比赛规则，没什么初赛、复赛，十名女子参加，表现美姿、才艺、机智，然后经过评审，即可分出名次。

号角又吹响。

井三元陆续介绍十位美女出场。

“第一位柳青青，湖南人氏，她爹乃湖南首富柳金源！”

柳青青盈盈走出，身如柳态，美丽非常。

“第二位杨爱莲，江西人氏，乃江西巡抚侄女，年轻可爱，多才多艺。”

杨爱莲轻步行来，有若出水秋莲，一尘不染。

“第三位江雨兰，太原人氏，镇国大将军之女。”

江雨兰莲步轻移，浅颦含笑，如兰绽放，芳香清雅。

“第四位音水萍……苏州人氏，父亲音水流……”

似乎没什么地位，井三元唱的并不起劲。

只见音水萍纤纤移来，一头秀发落肩，两眉清新含愁，直如秋水浮萍，轻现一股落漠。未有华丽装扮，却带雍容气息。

她的出现，不同于前三位，特别引人注意。

君小心忽然说道：“我反对唱出她们父亲来历，这不公平。”

他一出声，又引来万人瞩目，今日就属他锋头最健。

井三元冷道：“为何不能？名门出名女，凭添光彩，有何不可？”

“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才不公平，你们评审的标准已有了偏差，早将她们家世考虑进去。”君小心叫道：“要是她爹

是李师科，那怎么办？”

众人一阵哗然，李师科是劫匪，他女儿纵使条件再好，恐怕也得不到评审青睐，很显然家世已影响评审。

在座评审亦为怔愣。

还是巧凤凰机智过人，含笑说道：“少侠说的有理，不过你放心，此次参选者，家世都很好，幸好没你所说的情况发生，若有，我们也会特别小心，免得落你们口舌了。”

这一说，评审们方现笑容，群众情绪较为平息。

君小心本是看那音水萍楚楚可怜，又无家世，才临时抗议，既然评审有了反应，想必也不敢太离谱。

忽而见得王吞江远远不停地向他眨眼及偷偷地招手，他这才想起还有一位王胖胖——这是他心目中唯一的冠军。这笔财全靠她发的，总得使些手段，又怎能公平？

他邪邪一笑道：“你们当然是公平的，只要别受外来事影响最好，当然，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，我不再抗议，你们继续吧！”

此时王吞江才嘘了一口气，他也想以自己九江龙王的威势来影响几位评审了。

经过讨论，还是继续唱名，唱家世。

井三元又开始唱名：

“第五位舒牡丹，江州人氏，父亲乃江州县令。”

舒牡丹浅颦挪步，娇贵若牡丹。

“第六位王胖胖，九江人氏，其父九江龙王，富可敌国。”

王吞江礼貌地向评审点头。众人则为“王胖胖”三字，引来哄堂大笑，想一瞧究竟。

只见王胖胖身着亮黑色礼服，落落大方地行来，远处还

好，只觉得她较为丰盈，但抵达近处，和那些女子并肩一站，那些女子个个娇瘦纤细。王胖胖和她们相比，竟然高出一个头，也胖得离谱。

众人又是一阵哄堂大笑，指指点点，猜不透这胖宝宝也敢来参加选美？

君小心暗自苦笑：“妈的，我怎没想到那些人特别瘦，这一比，还有得

比吗？”

公孙炮手肘撞向他腰际，憋笑着：“我看走人吧！这场赌，胜算不怎么样。”

君小心苦笑：“好歹也得搞过两回合再说，必要时得用我的超能力控制那些评审了。”

他和评审距离不过二十余丈，他有把握摄住他们，自能立于不败之地。

公孙炮细声道：“那，继续下赌了？”

君小心点头：“收，愈多愈好，他们一下料想不到。”公孙炮会意，收的更勤。

眼前又没镜子，王胖胖自不能瞧见自己身躯和别人相比差别有多大，还以为众人笑她高过别人一个头。暗道：“笑什么？我脱了鞋便是。”决定下回出场，将鞋子给脱掉。

君小心也不甘示弱，自己所训练的人，没得比，遂喝叫起来：“你们看，王胖胖的就是不一样，身材高挑健美，举步轻盈，走起路来落落大方，自不同于那些绣花小脚，走来东倒西歪，是新一代的女人。她头高，那是表示她高人一等，她不见骨，那是表示她不是贱（见）骨头！是真材实料的‘大’美人呐！快鼓掌！”

一口气将王胖胖缺点全说成了优点，那种伶俐高明的

反应，登时引来全堂喝彩，掌声猛响。

君小心见着大家都在瞧着自己，立即喝道：“没有美人形，哪有我言语，快向美人鼓掌啊！”

众人又再叫好，向着王胖胖不停地鼓掌，王胖胖自也感受这份激情，不再为自己身高烦恼，反而以它为傲。

巧凤凰亦是暗中叫绝，凤眼瞄着君小心不放。暗道：“好一个高人一等，好一个多肉叫不见骨，好一个人大叫大美人，他来主持盛会，那该多好？”

出场的美人也瞄向君小心，有的失望得不到他的赞美，有的暗骂他，把自己说成贱骨头。音水萍却十分凝神地注意他，似乎想猜出他的来历。

井三元又唱道：

“第七位李沉鱼，济南人氏，父亲李知星。”

李沉鱼貌美如仙，婀娜行来。

“第八位余冰如，杭州人氏，父余雪天。”

余冰如含笑走出，肌肤赛雪，冰新可人。

“第九位月珍珠，襄阳人氏，父亲襄阳知府。”

月珍珠莲步如珠，人更甜美。

“第十位寒西施，福州人氏，船王寒上任之女。”

寒西施行来，美艳惊群芳。

名字唱完，美女也亮相，赌徒目不转睛地瞄着十位美女，也好有个评断，准备下注。

接下来开始比赛，第一项比的是身材与美姿。

群芳一一在台上绕行。

第一位柳青青摆了一副美人托腮，千娇百媚，赢得掌声。

第二位杨爱莲表现一踏莲花步，姿态美妙。

第三位江雨兰演出天女散花，干净利落。

第四位音水萍则幻出嫦娥奔月，她本秀发披肩，衣衫轻盈，这一飞，直

如嫦娥飞月，衣衫翩翩，秀发飘飘，纤手柔如流水上翻，玉足轻若鸿毛勾叠。群众正想喝彩，她再一翻身，若仙女下凡，轻轻飘落。难在速度缓慢，每落一寸，群众心弦即震颤一次，及至地面七寸，她方伸落玉足，轻点地面，有若无风落叶，柔柔飘下，群众看呆了。

君小心登时鼓掌：“好，好一个嫦娥奔月，轻功简直炉火纯青。”

他一吼，方惊醒众人，立即跟着拍手叫好。

巧凤凰暗道：“就是六妹巧轻烟，轻功也未必见得比她高多少。”

不禁对她特别留意。

接下来第五位舒牡丹，表演牡丹弄情，比起音水萍自逊色多多，掌声不热烈。

再来又轮到王胖胖了，她胸有成竹，照着君小心所教步法，落落大方地走起，甚有韵律感。

然而众人不懂得欣赏，以为她只会走路，对她有点失望。

君小心见状又有了主意：“你们看她走路，膝不弯来腰不弯，足尖一垫步如烟，柔中带美，美中带劲，你们看，连衣衫都要动了，快快快！快来点儿音乐，这种步法要音乐才能显出它的美！”

眼看找不到琴、箫之类的乐器，君小心抢过公孙炮手中铜锣，开始敲起，张嘴哼起来。

“啦！达啦！达啦啦啦啦！啦达达啊啦达达！啦达在呢——辣大大……”

有了旋律，王胖胖走起路来更为生动，就如跳动音符，快如行云流水，慢则摇曳生姿，紧紧扣人心弦。众人忍不住开始节奏地拍手，愈拍愈来劲，王胖胖更是紧跟旋律不放，就如斗牛士般奔放轻快之中，早已将在场众人之心紧紧扣住。

最后君小心一声大喝，王胖胖一顿煞停，衣衫翻飞，群众情绪达到最高点，又自鼓掌叫好。

君小心来劲地喝道：“这才叫美，美得叫人感动，美得让人忍不住要跟着她走！以后大家心情不好，这么走上几圈，保证马上爽起来！”

众人又是一阵掌声。

巧凤凰实在不得不佩服君小心，本是不怎么样的步法，被他配起节奏，竟然扣人心弦，欲罢不能。却不知他用心何在？

接下来几名，在无特殊表现及他人助喝之下，摆摆姿势就过去了。

接下来该是身材了。

她们一身罗裙，怎能见得身躯？

原来只用皮尺量量，谁最为标准，谁即是好身材。

君小心又抗议了：“不行，身材标准得和身高成比例，这么一量，当然是大美人吃亏了！”

井三元冷道：“以前都是如此，难道你有好方法？”

君小心想，叫她们穿肚兜上场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说道：“不如穿紧身衣服如何？那样也比较公平些，否则有人在罗

裙里塞东西，谁知道？”

这话惹来一些女子的窘羞。台下男士则有人起哄，如此最好，可见着美女姿态，大饱眼福。然而女士们却斥责这太不道德。

君小心解释道：“你们别以异样眼光来看，这纯粹是比赛身材，跟道德是两回事。”